



春拾原野暖

□ 张修东

生活在城市和久居乡村,仅是早晨的时光,就有很大的差别。早7点以前,城市公园人头攒动,晨练者的热情沸腾了生活。同一时间段,走在乡村的街道上或是蹲在小河旁,却是另外一番景象,清幽静谧,使人流连。

我也晨练。大柳树的纤手轻抚面庞,早起的鸟儿叽叽喳喳,商议着一天的行程。停下脚步静听,正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里写清晨的鸟鸣:“人未起,即有起者,数亦寥寥,鸟无防患之心,自能毕其能事,且打舌一夜,技痒于心,至此皆思调弄。”大意是:早晨,起来的人少,鸟儿没有防患之心,自然拿出全副本领,而且是憋了一夜,心中技痒,到这个时候都想展示一下。早起的鸟儿声音干净,叫起来最好听,说来确有道理。

鱼塘星罗棋布,黑鸭前呼后拥,池水漾起好看的波纹。

有了太阳,世间的一切都灵动起来。太阳越发明亮了,照得池塘里的鱼儿浑身暖暖的。

前面是一片麦地,凑近了,我发现了一片晶莹,每棵麦子都戴上了金冠银饰——露珠。我在手机上写道:

露珠儿,挂在麦苗梢头,远离喧嚣,抛却浮躁,悄无声息生成。

轻脚慢步麦垄,我怕惊动它的生长,惊扰它的美梦,便一直默不作声。

小沟畔,有农人种植的一垄小葱,长势喜人,有几棵已经结了葱种。紧挨着的一树桃花开得正艳,好几枝探头探脑进了院内,小院也活跃起来。烂漫桃花一树,张张笑脸相迎。这里的人们喜爱桃花是出了名的,几乎每家每户院内院外都种着桃树。

一队骑行队伍浩浩荡荡从眼前倏然而过。我的身影在拉长,掠过野菜,穿过麦地。路旁的槐树、杨树都冒了新芽,新的生命开启了新的旅程。用不了多长时间,一片新绿就会在大地上滋长。目之所及,满眼皆绿,心情舒畅。哦,那远处的绿,正是诗意的远方。

向阳草木青,明媚春光暖。要说春日原野,最惹眼的绿,除了麦地,还属俯拾皆是那一星一点的柳绿。过了树林,又见鱼塘。扑棱棱,扑棱棱,几只水鸭掠过水面,打着水漂直往前冲,我赶紧拿出相机,记录下这难得的一幕。



谷雨花信风

□ 姜薇

“风有信,花不误。”谷雨节气的三候花信风,就是牡丹、茶藤和楝花。每到谷雨花期,历代文人墨客都特别惜春,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送春诗。

一候牡丹真国色。谷雨节气,天气逐渐变暖,雨水增多,也是花草植物生长的好时机,牡丹花开,因而牡丹花亦称谷雨花,古时有“谷雨三朝看牡丹”的习俗,这时候也是人们欣赏牡丹的最好季节。雍容华贵的牡丹,仿佛才从沉睡中醒来,含苞待放,惊艳四方。刘禹锡有诗云: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暮春时节,群芳凋谢,牡丹独开,享尽春光,占断万物之风光,难怪人称牡丹是“国色天香”。

二候茶藤春事休。茶藤属蔷薇科,初夏开花,多为白色,有香味。很多诗人为茶藤写过诗,比如苏轼的“茶藤不争春,寂寞开最晚”。暮春,百花都已凋谢,却是茶藤花开之时,整个春天的花季就要过去了,是为“开到茶藤花事了”。

三候楝花紫雪飘。五月将近,春花已是残红褪尽,此时楝花方才盛装出场。楝花是春末夏初之花,也是二十四番花信风中的最后一花。古人曾说:“一信楝花风,一年春事空。楝花花期长,一丛丛淡紫色的小花,细细碎碎缀满枝头,就像是穿着绿裙紫衣的姑娘。《草花谱》载:“苦楝发花如海棠,一萼数朵,满树可观。”

“花木管时令,鸟鸣报农时。”谷雨,是春天的最后一次回眸,是春天的尾声,一年花信风梅花最先,牡丹吐蕊,花开茶藤,楝花谢尽,以立夏为起点的夏季便降临了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:lzc b f k @ 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,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,谢绝一稿多投。

春山食味

□ 李晓

雨中的柳丝把头垂得更低,比平时更谦卑了。山在雨中均匀呼吸,乳汁一样纯白的雾在山腰缓缓蠕动着漫上来,像这座山吸饱雨水后畅快吞吐出的气流。

披蓑戴笠的老郭,去屋后把山沟里的雨水导引到山塘中来。刚哼毕一曲山歌,老郭放下锄头便对我喊,今天炖肉,这个下雨天,你我好好喝上一杯。老郭把蓑衣挂在斑驳的土墙上,一瞬间,我恍若看到了时间在这个老墙上走过的灰色影子。

我来到老郭所住的乡间,用了一个白日的时光,就读完了一部长篇小说。这部小说我买了好久,在城里读时,往往读着读着就走神了,或者是边读边急着刷屏,一本书被切割成无数碎片,留在大脑中的也成了一团糨糊。生怕漏过蛛丝马迹信息的焦虑,在山里被自然屏蔽了,一眼望出去的山,青绿得似在流汁,足够你

把世外喧嚣隔开。

老郭早晨六点就起床了,是雨声把他唤醒的。我在凌晨三点就听见哗哗的雨声在青瓦房上急促地响起,很快就起了一层屋檐水。老郭如那些久住山里的农人一样,懂得在春雨来临的季节,把山沟里横流的雨水引流到山塘中去,那是一年庄稼的奶汁。山里老农吴老汉,昨天黄昏望了望天色,就用稳稳的语调说,雨要来了。大地怀春,雨水绵绵。

老郭是我二十多年的故交,前几年他在山里买了一处农人弃用闲置的农房,一年之中有一半时间在山里居住,自己种了农人留下的一亩多土地,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不断。老郭驱车回城时,用袋子装了蔬菜放在我楼下门岗,通常就在微信里给我留下几个字:“菜,老地方,记得去拿。”

老郭喜欢在雨天炖肉,和汪曾祺很像,他从城里带来这个面目和善的老头儿写美食

的几本书。老头儿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:下雨了,炖肉去啊。那稚童一样的声音,隔着时空的青蓝夜幕,响彻在老郭耳畔。

老郭说,在雨天炖肉,锅里咕嘟咕嘟响,肉香弥漫,沁人心脾,这是恬静山居生活中一幅最写生的画。

老郭开始炖肉了,他首先劈柴,是一个老槐树的树桩,树桩上生了一层绿藓。我伸手抓一把,全是粗纤维。老郭扬起斧头朝树桩劈下,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木柴,作为炖肉燃料。柴火灶上,老郭用的还是老铁锅,似乎浸透着农人家年年岁岁青烟缭绕中留下的食物沉香。老郭从房屋檐子上取下一块悬挂的腊肉来,在热水里洗净烟灰色,将金黄油亮的腊肉切成小坨,放入铁锅里加上花椒、姜翻炒,从石缸里舀出山泉水,起初用大火煮沸,而后用小火慢煨。烧大火用柴块,那柴块在灶里燃得欢腾,突然发出一声巨响。用小

火时,老郭改用秸秆,小火苗温存地舔着锅底,锅盖上汽氤氲,肉香从门窗蹿出,从屋顶溢出。

中午时分,老郭从一个瓦坛里倒出桑葚酒,是他去年采集的桑葚,用高粱酒泡的,酒呈紫色,一口喝下,微甜爽口中有陈酒之香。

外面还飘着雨,老郭同我边吃边喝,喝下一碗肉汤,微微发热。

老郭又给我盛了一碗肉汤,他说,你多吃点,多吃点,免得回城了还想要。老郭就是这样一个人,与我交往这么多年,平时寡言,不过是我人生冷暖里的知情人。我埋头喝着汤,他问,你现在还订《收获》《当代》杂志?我点点头。老郭一声长叹,你真是老老青啊。

回城,灯影中雨水还显迷离,想起在深山里,还有一个故友在雨中炖肉等着我,顿觉满城灯光可亲可爱摇曳起来。

美丽的溪花

□ 董国宾

葡萄抽条,长起来就没了记性,做完一阵子事情,再去看看,满藤都长出好长的嫩条。这样不知节制还行,生命法则是有规律的,它全然给忘记了,还结不结果呀?

葡萄是该打一次条了,我拿起工具剪,咔嚓咔嚓,剪掉一截截冗余的细条。葡萄枝条少了,反而是件乐事。这是生活,也是世道。

隐隐的酸楚和凄凄的痛,是避之不及的。常常这样的

时候,我亦快亦慢地躲进山林。喋喋不休的山溪水,邀请我静心去聆听低声细语。去这里,走那里,大自然都铺设好了露湿的青草。勿忘我花儿谁去了它就开放给谁,谁走进山林的怀抱山鸟儿就鸣唱给谁听。

阳光也可拐弯,晴朗的心可以牧马。世界上总闪亮着一个恰当的地儿,用以安放厌倦的心灵。

牛筋草借来阳光簇簇地生,欣欣地长。我只要抬腿而

行,准有一棵棵一排排高树约会似的临草而生。

还是嫩芽,仍在初生时,我喜爱的牛筋草完全忠于强大的内心。这大好势头拿来放进生命的时光里,要远超临风的大树了。你长你的,我长我的,各自淡定且从容。

生活中常会面临很多局限,知难而进固然可贵,但适时知难而退,其实正是前进。这是实践,也是智慧。

当你站立在池塘边,刚

刚恢复生气的大地,托起回暖的池水,由近及远漾起绿波。有人将石子“扑通”一声投入水中,也有人耍尽技巧,石子贴着水面弹了几下,穷力处沉入水底无声无息了,塘面升起一圈圈快乐的水波。渐渐地,人影悄然散去,一切轰然而起的笑声便无处可寻。

生活平淡,但倾尽了自然。若进入画家诗人的视线,统统成为高雅的艺术。这是哲理,也是人生。